

虚实相生的艺术

——读叶炜长篇小说《东进》

□江飞



从“乡土中国三部曲”到“转型时代三部曲”，再到最近出版的“城乡中国三部曲”，乡村题材一直是叶炜长篇小说创作的重心。这次他将目光聚焦于鲁南抗战史，推出“红色鲁南三部曲”首部《东进》，目的是“致敬那一片热土，最大真实地抵达历史的光明与幽暗之处”。尽管叶炜形成了“新乡土写作”和“新战争叙事”并驾齐驱的个人创作风格，但他的写作根据地始终是出生地——鲁南枣庄。



同样写鲁南革命史，叶炜的《东进》不同于王凌晓、连德梓的长篇纪实文学“红色鲁南三部曲”（《苍山星火》《沂河怒涛》《抱犊崮下的硝烟》），不同于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铁道游击队》，也不同于张新科以活跃在苏鲁边界和运河两岸的运河支队为对象的《大河》，它是一部整体反映山东革命根据地开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红色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作品既涉及临城大劫案发生地抱犊崮、微山湖上铁道游击队驰骋的沙场，又描摹鲁西南乡村的自然文化、风土人情，从某种意义上说，作者有意寻求乡土写作与战争叙事的有机融合，这种融合无疑合乎作家自身的创作特点，又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找到了二者的交叉点。

《东进》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将抗战与剿匪并置，与之相应，作者设计了双线结构：主线是以八路军政委谷四喜等为主要人物，以八路军“东进”山东后展开的重要战斗为叙述主体；副线是东进山东的八路军对抱犊崮土匪的斗争和团结，最后将其改造为抗日武装力量。主线与副线交织并进，抗战与剿匪密切配合，使得小说的故事性更强，覆盖面更广，叙述节奏也变化有序、张弛有度，有效增强了文本的

传奇性、地域性、丰富性、可读性。

二是软硬兼施，虚实相生。叶炜曾说，“小说既是经验和知识的产物，更是虚构和想象的大成。”在我看来，经验和知识是实，靠的是作家的硬功夫；虚构和想象是虚，靠的是作家的软实力，好的小说家一定善于软硬兼施，好的小说一定是虚实相生。尤其是对于历史题材小说创作而言，更需要严格把控真实与虚构的边界。按照美学家李泽厚的说法，“度”是“掌握分寸，恰到好处”，是“美”的基石。如何把控这个“度”，既是对小说家写作技能的考验，更是对其审美水平的考验。真正做到“大事不虚、小节不拘”不容易，作者在主线部分基本按照大事不虚的原则，贴近史实，力求还原，在副线部分基本按照小节不拘的原则，贴近生活，合理想象，把革命战争史和人物生命史、情感史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虚实相生中，塑造出谷四喜、白雪、刘玉胜、刘本功、刘黑棋、赵一味、赵灵芝等身份不同、性格各异的人物群像。

叶炜的创作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他擅长于书写三部曲、多卷本的长篇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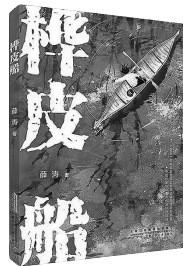
《东进》并不是孤立的作品，而是叶炜“红色鲁南三部曲”规划中的第一部，延续了他书写长篇大部头的习惯。

作家莫言谈到长篇小说时提到，长篇小说是一种伟大的文体，长度、密度和难度是长篇小说的标志，也是这一伟大文体的尊严。长度指小说的字数，密度指小说反映的信息量，而难度则是指长篇小说创造过程的困难，有如分娩一样，创作长篇会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

叶炜认为，长篇还有一个标志就是高度。高度指小说的思想，短篇小说可能没有思想，而仅仅营造一种氛围；中篇小说可能没有思想，而仅构造一个精彩的故事，但长篇小说一定要传达思想，这是一种表现作家价值观的文体。作家用长篇小说来传达他的思想和价值观去影响读者，所以，长篇小说不只需要热闹的故事充当骨肉，更需要作家强烈的思想表达作为灵魂。

《东进》是长篇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叶炜构想了余下两部作品的内容。第二部作品《北征》是作为《东进》的互补的存在，小说将围绕主人公带领山东抗战根据地骨干开赴东北进行解放战争的事迹，通过带有传奇性质的故事，反映这支革命队伍在东北地区与敌人开展斗争的牺牲精神。第三部规划中的作品《入浙》则以耳熟能详的南下干部为引子，写到革命者在和平时期的牺牲和奉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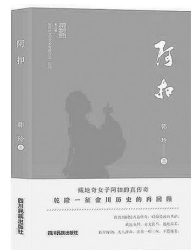
三部曲并不是散落的存在。它们从鲁南大地辐射到全国，像珍珠一样，而中国土地上的不屈精神和顽强信念则是穿珠的线。叶炜说“红色鲁南三部曲的创作是一次冒险之旅。但为了致敬那一片热土，最大真实地抵达历史的光明与幽暗之处，我感觉这样的冒险是值得的。”



作者：薛涛
出版社：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3月

《桦皮船》

鄂伦春族桦树皮船制作是我国东北桦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鄂伦春族世代相承的独特的传统手工技艺。居住在塔河十八站的郭宝林是这个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郭宝林自幼跟随父亲郭雨开学习传统手工制作桦树皮船技艺，手工技法精湛，凭借着丰厚的民间学识和多年的实践与探索，形成了独特的造船风格，他制作的桦树皮船受到当地鄂伦春族老人们的广泛好评和认可。郭宝林用自己的行动传承着鄂伦春人最根深蒂固的狩猎文化。《桦皮船》这部作品就是以郭宝林等执着守护兴安岭自然与人文资源的人们为原型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



作者：韩玲
出版社：四川民族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4月

《阿扣》

韩玲长篇小说《阿扣》讲述了藏地传奇人物“玉观音”阿扣的故事，专注于清末大小金川之战中土司女儿阿扣在权力游戏和追求爱情间的颠簸人生，在大历史的波峰与波谷之间重塑一个被巨浪冲击的小小个体命运，力图书写东女国女儿的健朗人性之歌。历史与现实两重文本之间相得益彰，跨越时空的两个女性进行对话和情感交流，让探访历史的真实性得以强化，也让小说叙述变得更加有温度、有个性。

九月光明书榜

光明日报

- 《正道——中国文化传统》
张岱年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 《万年中国——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
冯时 等著 东方出版中心
- 《在故宫看见中国史》
祝勇 著 作家出版社
- 《跬步千里》
冯天瑜 著 岳麓书院
- 《真与美——丘成桐的数学观》
丘成桐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书画修复六十年》
张孝宅 口述 韦丽娟 整理
浙江大学出版社
- 《画中观器——宋画里的家具》
陈乃明 著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 《见山——穿越中国画的笔墨时空》
胡烟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 《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发现李庄》
岱峻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 《扔掉名字》
宗璞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请与 lswbscgh@sina.com 联系

你问我答

这里有直达名家名人的快速通道，汇集提炼大家的各种关心关切，让你从作品之外了解他们和他们的创作经历，你若问，他就答。



本期嘉宾：黄平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副院长、教授，中国大学创意写作联盟秘书长。从事当代文学评论与创作，出版有《出东北记》等著作，曾获唐毅文学奖等奖项。

本期话题：

黄平：创作不是纯粹的知识性的工作

□月报

1 月报：请您描述一下手头刚刚完成或正在进行的作品。

黄平：这个夏天我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我，机器人》。和有幸被《小说月报》选载的拙作《英魂阵》一样，都没有太高的写作目标，只是希望读者朋友能看得进去。《我，机器人》有两条线索：现实的这条线索，讲述二〇七三年某个冬日，一位叫陈翔的老人去世了，在他的骨灰中发现了一枚还在运行的芯片。陈翔的夫人王般若陷入了巨大的困惑中：这个生活了一辈子的老公，到底是人，还是机器？于是王般若回到陈翔的故乡、大学，探寻相关的蛛丝马迹……另一条线索，是陈翔留下的小说遗稿《我，机器人》，描写一个机器人穿梭到四大名著的世界里，先后去五丈原、雷音寺、潇湘馆、六和寺探索生命与情感的真相。小说奇数章节是陈翔的小说，偶数章节是王般若的探寻，我希望把这个双线交织的故事讲得好玩。

2 月报：是否有一部文学作品，曾让您感叹：如果它是由我所写该有多好？

黄平：有，《玫瑰之名》。《玫瑰之名》出版于一九八〇年，是意大利著名学者、作家艾柯的代表作。如果有一类“学者小说”的话，《玫瑰之名》是这类小说金字塔的塔尖。

3 月报：您认为作家是可以培养的吗？

黄平：作为创意写作专业的教师，我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仅仅就大学的情况而言，我的答案是可以培养，但不能完全依靠培养。写作有可教授的一面，有不可教授的一面，我觉得创意写作专业的同仁，把能教授的一面，像名作研习之类，尽力教好就可以了。必须承认创作不是纯粹的知识性的工作，依赖于先天的天赋与后天的经历。目前大学创意写作培养的一百个学生中，有一两个毕业后成为不错的青年作家，其余去游戏公司写脚本、去影视公司写剧本，或者当语文老师教作文、当公务员写公文，这都很好，这也是一个健康的生态。